

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印关系展望：从表面热络到实际谨慎

□ 毛克疾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详细阐述了印中关系，表示中印偶尔出现分歧在所难免，并强调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建立一种符合两国最大利益的稳定合作关系。这一积极表态获得了中方新闻发言人的赞赏，意味着中印有望进入新一轮积极互动。

为什么中印关系会在多年低谷之后突然转圜？这可能还是要从印美关系这一影响中印关系的最大变量说起。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将美印关系推入战略调整期。美印经常被称为“天然伙伴”，但从莫迪 2 月访美就不难看出，双方的合作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现实考量和利益博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这种博弈将更加明显，且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美印交往的主基调。

美印最近一轮互动展现出，印度在短期内得到了“面子”，而美国则希望获得实际利益，也就是“里子”。莫迪访美后，双方军事技术和产业科技领域的合作显得尤为高调，一连出台多个“缩略字母”组成的合作倡议，试图展现美印合作水平之高。这些高技术合作项目表面上给莫迪政府及印度国内民众带来了“高大上”的感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项目并没有规定合作期限和兑现方式。这种安排对美国而言几乎不用支付现价成本，也完全无须担忧印度真的实现产业科技赶超。

然而，在能源、军火等更注重现货交易的领域，美国则更加谋求“里子”。特朗普政府的最迫切诉求是印度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在经济利益。印度在军火和能源领域本身需求强劲，在采购上有刚性需求，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买不买，而在于印度从谁那里买。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印度决定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就必然减少自俄法等国的采购。因此，印度不得不权衡利弊，确定满足特朗普要求带来的综合利益是否超过得罪其他合作伙伴带来的损失。

本轮美印互动，也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截然不同的取向。与拜登政府几乎不讲条件地突出印度战略地位的做法不同，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交易式的战略外交：不再单纯强调印度“对抗中国”关键作用，唯恐印方自鸣得意、坐地起价，反而是通过明码标价，让印度“认清自身位置”，再提高对印要价。

在这种战略下，特朗普明显收缩了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投入，甚至在记者会上公然表示“要把孟加拉国交给莫迪总理”。这意味着印度在域内可能获得更大自主权和影响力，但同时也要独自面对地缘战略竞争压力，并应对由此产生的各类风险。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一方面满足了印度的大国野心，另一方面也将印度置于更大压力之下，又获得了向印度推销武器装备的理由。

□ 刘 琛

3 月 14 日，新当选的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党首马克·卡尼宣誓就任加拿大第 24 任总理。同一天，加拿大外交部发布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和关于海上安全与繁荣的宣言。接踵而来的加拿大政坛大事件，进一步促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特鲁多卸任后，加拿大外交战略选择的讨论。

通过对加拿大政界、学界、智库、主流媒体、民调和社交媒体等多种信源的综合分析，总体上，加拿大的主要外交战略选择有三个，分别是：继续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对华关系的新理念，或制定更加独立的加拿大外交政策。

第一，如果加拿大选择继续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必要性层面有一系列的要素支撑。加美两国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尤其在国防、贸易和边境安全等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1958 年，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北美防务司令部，为北美地区提供空中联合防卫。更早的 1949 年，美国和加拿大等 12 国外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为成员国提供集体防御和安全保障。在经济领域，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至于边境安全，则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加美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之一，两国的边境安全与跨境执法合作对于保障双方的安全具有战略价值。

在上述这些重要领域，加拿大一直是美国的有力盟友。例如，2001 年“9·11”事件后，加拿大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参与了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2011 年，联合国通过了对利比亚的



3 月 17 日，印度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参加外事活动。

视觉中国供图

特朗普政府在制造业问题上表现出“美国制造”的强烈倾向，几乎放弃了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政策，不再把印度作为其地缘经济的关键伙伴。这种地位变化明显提高了印度未来获取美方投资与技术转让的成本。这意味着，印度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获得与过去类似的经济扶持。

在意识形态领域，特朗普政府几乎放弃了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外交，基本不再批评印度国内政策，这有望大幅度减少美印间的外交摩擦。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体现出很强的兼容性，这可能成为双方未来的新纽带。

然而，美印关系未来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内部矛盾和挑战。首先是印度试图高价兜售自身战略价值与美国降低支付意愿的矛盾。特朗普时代，印度需要不断向美证明自身价值，特别是如何为美国节省开支或创造利润。但是，如果印度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要求进行示好，势必损害印与其他传统伙伴国家的合作，在军火、能源领域尤其如此。

其次是印度日益增长的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矛盾。印度在上一轮中美经贸摩擦及新冠疫情造成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未能如预期获得利益，目前反而陷入外资利用水平骤降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更有可能主动改善对华经贸关系，希望吸引中资以改善自身产业科技水平。

再次，印度地缘战略野心提高与其综合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收缩美国全球足迹，减少全球维稳成本，为印度提供了增加区域影响力的机会，但同时意味着印度必须独自面对区域内部的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压力。这种局面要求印度仔细衡量“独自面对中国”的成本与风险，也可能促进印度采取更加务实友好的对华政策。

最后，莫迪政府国内政治对于“面子”的需求与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不给面子”的风险也存在尖锐矛盾。在美国面前，印度显得尤其脆弱，贸易纠纷、移民政策或投资限制等领域随时可能面临美国施压。如果印度紧密追随美国，这

种风险就会被放大；而保持一定距离，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政治风险。因此，印度很可能选择一种保持适度距离的谨慎策略，既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热络气氛，又避免过于依赖美国而遭遇被“打脸”的政治事故。

这可能就是莫迪政府最近举动背后的原因：适度改善对华关系，以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降低面对中国的风险；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印度将保持较高的“外交调门”，但实际预期和行动会更加谨慎。此外，印度也会加强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自己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外交投入，以谋求更广泛的战略回旋空间和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印关系，将从表面的热络逐步走向深层次的利益博弈。美国仍然掌握主动权，但印度的战略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印关系实际发展的空间与深度。特朗普政府为美印合作设定了更高的门槛，这必然迫使印度更加谨慎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卡尼接任后，加拿大的外交战略如何选择

军事干预行动，加拿大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再度参与了军事打击。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对于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价值观联盟”的独特作用。根据西方提出的大国关系理论，意识形态博弈是引领权力转移的重中之重，这一论断凸显了加拿大对于美国维护其软实力的重要性。

如果实施“亲美”这一战略，加拿大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在特鲁多之后，如何才能继续强化两国盟友关系找到可行的路径。加拿大亟需妥善处理两个危机：第一，美国综合实力下降，给两国盟友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以国防为例，近年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给加拿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担忧。《2022 年国防战略》是截至目前美国颁布的最新的国防计划。但是，该计划只勾画了宏观事项，缺乏具体的实施计划、预算投入和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的国防投入屡表不满。自 2004 年之后，加拿大已经 10 余年没有制定全面的国防安全计划，美国因此经常批评加拿大军费投入不足，增加了美国的负担。第二，在经济上对美国过度依赖，不利于加拿大在两国关系中捍卫本国目标、维护自身利益。加拿大民众抱怨，“加拿大在美国面前总是处于从属地位”“特朗普公开挑畔加拿大是美国的第 51 个州，就是因为加拿大经济力量受限”。

第二，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提出新理念，有利于维护加拿大的现实利益。与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脱钩会给加拿大造成巨大损失。两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建交以来，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两国都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多边组织的成员，在很多全球性议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在经贸领域，2024 年，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 14 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求学，两国高校也有着广泛的合作项目。在文化领域，两国有着宝贵的积淀，例如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感人故事、加拿大多伦多和卡尔加里的中国熊猫使者，以及两国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丰富多彩的旅游宣传活动等。

当前，中加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意义可凝练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气候行动方面，两国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加拿大还提出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并出台了《加拿大气候责任法案》，向世界展示了加拿大的决心。在当前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加拿大的合作对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二是在稳定经济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经贸互动，不仅可以给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加拿大提升经贸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水平。

选择这一外交战略的主要挑战是：整体而言，加拿大对于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了解有限，对加强全球治理和人道主义问题治理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怀有刻板印象，影响了两国关系的重塑与健康发展。

第三，制定一个更加独立的外交战略，这将使加拿大在战略、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看，加拿大也需要提出立场更加鲜明、独立的外交主张。2010 年和 2020 年，加拿大两次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却均告失利，显示出在全球安全议题上，加拿大尚未具备国际性领导力。

然而，实施更加独立的加拿大外交战略仍然面临艰巨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加拿大需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加拿大追求独立性之时，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制。

综上所述，卡尼接任后的加拿大需要提出新的外交战略，这已经从必要性上升为迫切性。加拿大需要探索一个以平衡为基准的外交战略，选择一个优先方向，同时巧妙地平衡另外两个方向。幸运的是，加拿大拥有诸多资源和工具，还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外交新道路。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政府“科工复合体”崛起，会带来什么影响？

□ 刘 典

2025 年 1 月 15 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告别演讲中，首次公开警告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形成的“科工复合体”，并表达了对其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的担忧。“科工复合体”的概念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广泛关注。

“科工复合体”这一新兴概念的提出并非毫无缘由，它源自美国历史上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最早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 1961 年提出，用以描述美国军方、军工企业和国会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长期以来，“军工复合体”以国防开支为纽带，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活动和政企间的“旋转门”形成利益链条，对美国的国防军事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使得政府与硅谷科技企业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逐渐形成以“白宫-国会-科技企业”为核心的新三角关系，并整合为新的“科工复合体”。在短短一个月时间

内，特朗普废除了拜登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随即启动“星际之门计划”，联合 OpenAI、软银和甲骨文等科技巨头，宣布以 5000 亿美元规模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并重启改组后的国家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显示出特朗普对上一届美国政府科技战略的反对态度，也凸显了科技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与“军工复合体”中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不同，“科工复合体”中的科技企业也需面对因国家战略而导致的短期经济利益损失，但更着眼于与政府共同打造长期的战略优势。特朗普大量吸纳硅谷精英直接参与政府治理，如任命埃隆·马斯克担任新设的“政府效率部”部长，科技界知名人士雅各布·赫尔伯格、大卫·萨克斯等也通过“旋转门”入主政府重要部门。这一做法不仅使科技企业在政策制定中获得了更大话语权，也提升了政府对科技趋势的洞察力和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伴随“科工复合体”的兴起，美国对中国的

科技竞争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贸易和市场准入限制，转向以抑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更具攻击性的战略措施。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推动美国国内科技企业加快布局和技术创新，以抢占全球科技主导地位。此外，美国政府将继续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这些政策措施将进一步挤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使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

从战略层面看，“科工复合体”的建立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以更为强势的“美国优先”姿态参与国际科技规则的制定与调整。科技精英的加入使美国政府在科技外交上更加激进，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主导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制定。特别是欧洲《人工智能法案》的推出及其严格的企业监管措施，进一步促使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采取更强硬的应对策略，此前巴黎峰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发言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美国政府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策略，不仅针对中

国，也针对欧洲等在科技领域谋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或组织。

面对“科工复合体”崛起带来的新局势，中国将如何应对成为焦点。首先，中国应当持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其次，建立更具韧性的技术生态体系，加大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中国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科技规则制定，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如今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科工复合体”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技术合作模式，更是一种战略性结构调整，可能重新定义全球科技竞争的逻辑。面对“科工复合体”在美国内部的快速崛起，中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战略清醒，加强自主创新，构建有韧性、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未来的全球科技竞争必将更加激烈和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关键课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 董一凡

近期，塞尔维亚局势引发广泛关注，一些破坏塞国内稳定的事件频繁爆发，3 月 4 日，塞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内投掷烟雾弹并引发暴力冲突，造成多名议员受伤。3 月 11 日，塞数百名大学生以“偏向政府和执政党”为名，封锁国家电视台。3 月 15 日，塞尔维亚发生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大型抗议活动。

此轮塞内政波动的表面原因，是 2024 年 11 月发生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坍塌事故，抗议者表面上要求进行所谓的“查明真相”及“清除腐败”，实际上则是西方外部势力持续对塞尔维亚执政党和政府发起颠覆活动。事实上，塞尔维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威胁，2000 年南联盟时任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被推翻下台，即是所谓“推土机革命”的结果。近年来，塞领导人多次明确指出现任政府遭遇的政治动荡即是“颜色革命”。2023 年 12 月总统武契奇公开指出，塞尔维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后爆发的骚乱抗议、反对派冲击贝尔格莱德市议会大楼等政府机关的行动是未遂“颜色革命”。2024 年 8 月 9 日，武契奇表示有人在塞尔维亚境内策划政变。2025 年 2 月，武契奇称已挫败外部势力在塞尔维亚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在塞领导人和政府看来，外部势力对塞的颠覆活动可谓连绵不断。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颠覆行动也是昭然若揭的。因推动政权颠覆而在全球臭名昭著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手策划了“推土机革命”。1999 年和 2000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分别资助塞反对派 1000 万美元和 3100 万美元，还协助秘密训练了一批大学生，并由名叫“奥帕尔”的学生团体领导，随后策划了暴乱。《华盛顿邮报》刊文称，美国资助的顾问在反塞尔维亚运动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幕后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 年 4 月，塞总统选举后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派直接要求武契奇下台。2023 年 5 月，塞尔维亚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政府发布控枪法案，塞国内随即出现大规模抗议，议题迅速由控枪争议转变为反对武契奇及其政府。当年 6 月，武契奇透露其每天“接到超过 200 次死亡威胁”，而 2024 年 5 月和今年此轮示威后，塞官方均透露有人策划暗杀总统。2023 年 7 月，美国以涉嫌参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为由，对塞时任安全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武林实施制裁，当年 10 月，武林为“不连累国家”而主动辞职。

塞政府近年来面临内外压力明显增大，但其应对政治威胁仍然有着比较好的主观条件。首先，塞政府高度重视防范政治安全问题，相关能力较强。近年来，塞强力部门多次处理颠覆事件，培养了安全和信息事务骨干及相关分析研判队伍，多次精准逮捕相关抗议头目。在执法层面，塞严厉限制和打击有外国金主的非政府组织，对于试图封锁道路的行为都视其为非法，警方有能力识别示威者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塞作为俄罗斯在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伙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紧密，塞曾多次收到俄方提供的情报来打击颠覆活动。

其次，塞反对派最大金主的态度发生变化。美西方对塞所信奉的主流宗教、意识形态、对俄态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态度等极为不满，长期谋求以政权更迭推动塞改弦更张。然而，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大幅削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背后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和人员，甚至扬言要关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塞反对派获得的外部资金和援助恐将大幅削减。与此同时，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于 3 月 11 日突访塞尔维亚并与武契奇会面，媒体分析其不仅要推动特朗普家族在塞投资，甚至要作为身边人推进“特使外交”，其在 2024 年 9 月美大选前也曾访塞。由此看，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无论从资源投入还是主观意愿上，都对对颠覆塞政权并不十分上心。

其三，塞反对派阵仗虽大，却难以成事。在塞政治分析人士看来，由于 2000 年“颜色革命”后塞国经历的动荡，多数民众对于西方“民主自由”已经祛魅，反对派被视作“为反对而反对、为颠覆而颠覆”的跳梁小丑，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并无清晰路径和具体举措。与此同时，塞反对派虽规模可观，却山头林立、分支众多，在选举中仍是一盘散沙，难以对执政党形成有力的挑战；自由与正义党、“环保起义”党等反对派政党在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难以与执政党相匹敌，其组织街头运动等做法亦便于政府对其采取法律手段，进一步瓦解、削弱其组织架构。

因此，从内外条件上看，武契奇总统及其领导的塞尔维亚政府仍有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来应对相关政治安全挑战，塞反对派也难以形成颠覆性影响。

塞尔维亚作为首个同中国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其发展与稳定对于中国在塞投资、产业合作等方面利益至关重要。中国和塞尔维亚长期友好合作、相互支持，不断通过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中方支持塞尔维亚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2025 年 2 月，塞总统武契奇在慕安会期间会见王毅外长时指出，感谢中方一贯尊重塞尔维亚，支持塞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做中方值得信赖的可靠朋友，共同推动塞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面对国际风云的波谲云涌、动荡变革，中塞两国将继续坚持相互支持、强化互信，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塞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以更强的韧性抵御外部干涉和打压。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



3 月 15 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警方方阵以待。视觉中国供图